



假面自白

译者 || 唐月梅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假面自白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唐月梅译. — 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4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474-7

I. ①假… II. ①三… ②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4688号

KAMEN NO KOKUHAKU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1949 by HIRAOKA Ichi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假面自白

仮面の告白

三岛由纪夫 著

唐月梅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梅愚童

装帧设计 吴建兴

图字: 09-2007-784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25 插页6 字数108,000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474-7/I · 3866

定价: 33.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33-8510898

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怕是因为无从捉摸。而且也不可能捉摸，因为是上帝设下的，本来就是一些谜。在这里，两岸可以合拢，一切矛盾可以同时并存。兄弟，我没有什学问，但是我对于这些事情想得很多。神秘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谜压在世人的头上。你尽量去试解这些谜吧，看你能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美啊！我最不忍看一个有时甚至心地高尚、绝顶聪明的人，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城<sup>①</sup>的理想告终。更有些人心灵里具有所多玛城的理想，而又不否认圣母马利亚的理想，而且他的心还为了这理想而燃烧，像还在天真无邪的年代里那么真正地燃炽，这样的人就更加可怕。不，人是宽广莫测的，甚至太宽广了，我宁愿它狭窄一些。鬼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的！理智上认为是丑恶的，感情上却简直会当作是美。美是在所多玛城里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谁身上有什么病，谁就忍不住偏要说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第一部第三卷第三节 热心的忏悔（诗体）<sup>②</sup>

- 
- ① 据《旧约·创世记》记载，所多玛是个淫恶之城，后被天火烧毁。
- ② 见《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第一五四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 第一章

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说，自己曾经目睹自己出世时的光景。我每次讲这种话的时候，大人们总是笑我。最后他们以为自己是被嘲弄了，转用淡淡的憎恶的眼神，凝望着我这苍白的不像个孩子的小孩脸孔。我偶尔在不太熟悉的客人面前讲这番话的时候，祖母就担心别人会以为我是白痴，马上厉声地打断，让我到那边玩去。

嘲笑我的大人通常都想找点什么科学的根据来说服我。他们惯用的手法是说些闲话，比如那时婴儿还没有睁开眼睛啦，就算睁开眼睛也不可能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确的概念啦，他们来劲时多少带着演戏般的热情，以童心所能接受的程度加以详细说明；然后摇晃一下还在深深怀疑的我的小肩膀，说声“喏，对吧”。可是他们摇晃我的肩膀的时候蓦地意识到他们险些落在我的圈套里。他们认为我是个孩子，却又觉得不能粗心大意。这小鬼无疑是要引诱我上当，以便套出“那件事”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更稚气地更天真地提出询问呢？譬如询问“我从哪儿生出来，我为什么会出生”，……结果，他们又落入沉默。究竟是什么缘故，不得而知。总之，他们露出了深沉而淡淡的微笑——这微笑似乎象征着极度的伤心——凝视着我。

然而，这是他们的一种多疑。我并不想就“那件事”询问什么。即使不是如此，一个深恐伤了大人的心的我，怎么可能想出设圈套这类的策略来呢。

不论大人们怎样说明，或者一笑置之，我都确信自己目睹过自己出世时的光景。这种确信，也许是从在场的人所告诉我的记忆中，或从我随意的幻想中所获得的。两者必居其一。不过，唯有一点我认为自己是清清楚楚地亲眼目睹的。那就是初生婴儿洗澡用的澡盆盆边。那是一个崭新的光亮的树皮盆，从内侧看，盆边射出微微的亮光。只有这地方的树皮非常炫目，活像是用黄金制成的。轻轻摇晃，水的舌尖像是舔着那里却没有舔着。但是，盆边下面的水，不知是反射还是阳光的照射，光柔和地映在水面上，看似小小的光波不断地互相撞击着。

……对这段记忆的最有力的反驳，就是我的生辰不是白天。我是晚上九点出生的。不可能有阳光照射。即使人们戏弄说：那么，原来是灯光？可是，我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步入悖理之中，就是夜晚也罢，我认为唯有这盆边不可能没有阳光的照射。于是摇晃着光的盆边，确实作为我目睹自己初生洗澡水时的东西，无数次地在我的记忆中摇曳。

我是在关东大地震后的第三年出生的。

我出世前十年，祖父出任殖民地的长官时<sup>①</sup>发生了贪污案件，他为承担部下的罪过而引咎辞职后（我并不是在玩弄美丽的词句，我的祖父所具有的那种对人难得糊涂的信赖是完美无缺的，我的前生还未曾见过任何人可以与之相比），家境几乎是以哼歌的轻快速度

---

<sup>①</sup> 作者的祖父平冈定太郎曾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任桦太（日本人对库页岛的称呼）厅的长官。

衰落下去的。他负了一大笔债，财产被没收，出卖了房子，随后愈发穷困，就像黑暗的冲动愈发烧旺了病态的虚荣——所以，我是在一间租来的破旧的房子里诞生的。这房子坐落在环境甚差的市镇的一角上。这里有吓人的铁门、前院和犹如偏僻地区的礼拜堂那么宽阔的洋房。这宅邸从山坡上看是两层，从山坡下看是三层，给人一种阴暗的感觉，一种错综复杂的样子，充溢着一派凌人的气势。邸内有许多阴暗的房间，雇有六个女佣。祖父母、父母等共十人就住在这幢犹如破旧衣橱咯吱作响的宅邸里。

祖父的事业心和祖母的病，以及浪费的陋习，是一家苦恼的根源。祖父在一群不可靠的帮闲拿来的建筑平面图的引诱下，做起黄金美梦，经常到远处去旅行。名门世家出身的祖母，憎恨和轻蔑祖父。她有孤高不屈的灵魂，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她的痼疾脑神经痛，间接而顽固地腐蚀着她的神经。同时它使她的理智增加了无益的明晰度。谁能知道这种持续到临死的狂躁的发作，就是祖父壮年时代的罪恶的遗物呢？

父亲在这个家里迎来了纤弱而美丽的新娘——我的母亲。

大正十四年<sup>①</sup>一月十四日晨，阵痛袭击了母亲。晚上九点，体重约二公斤半的小婴儿呱呱坠地了。我出生后第七天的晚上，家人给我穿上法兰绒贴身衬衫、淡黄色的绸内衣、碎白道花纹绉绸和服。祖父当着全家人的面，在奉书纸<sup>②</sup>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放在三宝<sup>③</sup>上，摆在壁龛里。

---

① 即一九二五年。

② 一种较厚的高级日本纸。

③ 带座的白木四角方盘，用作给神佛和贵人奉献供品。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头发都是金黄色的。后来坚持抹橄榄油，最终变成黑色了。父母住在二楼上。我出生后的第四十九天，祖母以在二楼养育幼婴太危险为借口，从母亲手里把我夺了过去。她把我关在她那终日紧闭房门、充满令人窒息的病痛和老朽气味的病房里，她的病床和我的床并排着，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我快到周岁的时候，我从第三级台阶上摔了下来，额头受了伤。祖母看戏去了，父亲的堂兄妹和母亲都为能歇口气而高兴万分。母亲突然要上二楼去取东西。我追上去，踩住了和服的长下摆，摔了下来。

家里人给歌舞伎座挂了传呼电话。祖母回到家门口，用右手的拐杖支撑着身子站立在那里，直勾勾地盯视着出来相迎的父亲，用极其沉着的口吻，一字一板眼地说：

“已经死了吗？”

“没有。”

祖母迈着巫婆似的确信不疑的步子，走进屋里来……

——五岁那年元旦的早晨，我的嘴里吐出了红咖啡果似的东西。主治医师前来诊治后说：“没救了。”他给我注射了樟脑液和葡萄糖，把我扎得像个针插似的。我的手腕和上臂已经两个多小时号不着脉搏了。人们看着我的尸体。

白寿衣和我生前喜爱的玩具已经备齐，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了。此后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我排出了小便，当医学博士的舅舅说了声：“得救了。”据说，这是心脏开始跳动的证明。过了片刻，我又排出小便了。朦胧的生命之光，渐渐地在我的脸颊上复苏了。

这种病症——自我中毒——成了我的痼疾。一个月里，这种病或

轻或重地总要发作一回。病危不知多少次光顾了我。我的意识逐渐习惯凭向我走过来的病的脚步声，就能分辨出是接近死亡还是疏远死亡的疾病。

最初的记忆，以不可思议的实在的影像使我感到苦恼的记忆，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是谁牵着我的手，是母亲、护士、女佣，还是婶婶，我不晓得了。也分辨不清是什么季节了。下午，微弱的阳光照射着斜坡四周的人家。一个女人——不知她是谁——牵着我的手爬上斜坡，朝家宅的方向走去。一个人从坡道迎面走下来，女人就紧拽着我的手从马路躲闪开，停住了脚步。

这种影像重复多次，印象加深了，集中了。每次重复，无疑又带上新的意义。因为在这周围的广漠的情景中，唯有这个“从坡道上迎面走下来”的人的身影，带着一种不当的精密度。也难怪，这是最初的值得纪念的影像，它不断地威胁着我，使我半生陷进苦恼的深渊。

从坡道走下来的，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他，身挑一担粪桶，头缠一条肮脏的手巾，有一张漂亮的红润的脸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迈着稳重的脚步从坡道上走了下来。他是个清厕夫——掏大粪的人。年轻人脚踏胶皮底布袜子，身穿藏青色紧腿裤。五岁的我，以异常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身影。它的意义还不明确，然而，某种力量的最初的启示、某种阴暗的不可思议的呼声向我发出了呼唤。它最先显现在清厕夫身影上，是具有寓意的。因为粪尿是大地的象征。呼唤我的东西，无疑是根之母的带有恶意的爱。

我预感到这世上存在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似的欲望。我一边抬头仰望着肮脏的小伙子的身影，一边被一种“我想成为他”的欲望、“但愿我就是他”的欲望，紧紧地纠缠着。让人很明显地想到这种欲望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他的藏青色紧腿裤，另一个重点是他的职业。藏青色紧腿裤把他的下半身的轮廓清楚地勾勒了出来。它使我联想起仿佛有一种东西在优美地活动着，正在向我走近。我对这条紧腿裤竟产生一股无可名状的倾倒。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明白。

他的职业——这时候，我刚开始懂事，就像其他孩子向往长大当陆军大将的心态一样，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想当清厕夫”的憧憬。憧憬的原因可以归咎于那条藏青色的紧腿裤，但决不仅仅在此。这主题本身在我的内心里不断强化，发展，让人看到了一种特异的展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从他的职业感受到一种对于尖锐的悲哀、彻身透骨的悲哀的憧憬似的东西。我从他的职业感受到一种极其感觉意义上的“悲剧性的东西”。从他的职业产生一种“挺身”的感觉、一种草率的感觉、一种对危险的亲近感，以及虚无和活力的惊人的混合感，这些感觉满溢出来，向五岁的我逼将过来，把我俘虏了。也许我误解了清厕夫这种职业。也许我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别的什么职业，以他的服装误认为他的职业，硬把它纳入他的职业里，否则就无法解释。

因为同这种情绪一样的主题，不久就转移到花电车<sup>①</sup>的司机和地铁检票员的身上，他们强烈地使我感受到一种我所不了解的、又是我认为我永远被排除在外的“悲剧性的生活”。特别是地铁检票员。当时地铁站内弥漫着橡胶般的、薄荷般的气味，与他的绿色制服胸

---

<sup>①</sup> 指为庆祝节日而装饰了假花和灯泡等的电车。

前的成排金扣互相结合，很容易促使我联想起“悲剧性的东西”来。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把生活在这种气味中的人认定为“悲剧性”的。在我的官能寻求它且被我拒绝的某个场所里，与我无关的生活和事件、这些人，就是我的“悲剧性的东西”的定义，在这里，我永远被拒之门外的悲哀，总是被转化并幻想到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上。我好不容易通过我自身的悲哀，参与到他们当中去。

这样，我所感受到的“悲剧性的东西”，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我从那里被拒绝了——迅速的预感所带来的悲哀的投影罢了。

还有另一个最初的记忆。

我六岁上就能读书写字。如果说那本小人书我还读不下来的话，无疑那是五岁那年的记忆。

那时候，有数的小人书里的一本，而且是一张合页版的画，执拗地引起我的偏爱。只要我聚精会神地望着这页画，就能把漫长而无聊的下午忘却。而且，如果有人走过来，我总是心虚地赶忙将这页翻过去。护士和女佣的照顾，使我非常厌烦。我想过成天价沉湎在入迷地观赏这页画的生活中。只要翻开这一页，我的心脏便跳动，即使观赏其他的画页，我也心不在焉。

这页画画的是骑着白马、高举着剑的贞德。马张开鼻孔，怒冲冲地用健壮的前蹄扬起了一阵尘埃。贞德身着白银盔甲，佩戴着一些美丽的徽章。透过护脸，可以窥见贞德美丽的脸面，他凛然地把拔出的剑伸向蓝天，大肆挥舞。这是面向死亡吗？好歹是面向着具有某种不吉利的力量飞去的目标。我相信下一瞬间，他将会被杀掉。我赶忙翻页，也许可以看到他被杀戮的画面。小人书的画面，也许

会在不知不觉间移向“下一瞬间”……

然而，有一次护士无意识地翻开这一页，对在旁边断断续续地偷看的我说：

“小少爷，你知道这帧画的故事吗？”

“不知道。”

“这个人像男人吧？其实是个女人。这是个女扮男装奔赴战场为国效劳的故事呐。”

“是个女人？”

我涌起一股哀伤的心绪。本以为是他，其实却是她。这个美丽的骑士，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又将会怎么样呢？——现在我依然对女扮男装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难以说明的厌恶感——特别是这成为我对他的死抱有的美好幻想的一种残酷的报复，好像在人生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现实的复仇”。后来我在王尔德如下的诗句中找到了对美丽骑士的死的赞美。

横遭杀戮倒在萋萋草丛中的  
骑士是多么的美啊……

打那以后，我就扔掉这本小人书，再也没有去碰它了。

于斯曼<sup>①</sup>在他的小说《在那儿》里写道：“不久，这东西的性质就会突然变成极其精致的残忍和微妙的罪恶。”德莱斯<sup>②</sup>的神秘主义

---

<sup>①</sup> Joris-Karl Huysmans (1848 — 1907)，法国小说家。

<sup>②</sup> Gille de Rais (1404 — 1440)，圣女贞德同时期的法国元帅，后陷入神秘主义，杀害大量幼儿，是蓝胡子的原型。于斯曼在小说《在那儿》里把他描绘成吸血鬼。

的冲动，是他亲眼目睹依查理七世的敕令充任护卫的圣女贞德种种难以置信的事迹所培养起来的。虽说是相反的机缘（即作为厌恶的机缘），但就我的情况而言，圣女贞德起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一个记忆。

是汗味。汗味驱使我，激起我的憧憬，支配了我。

侧耳倾听，能听见嘎吱嘎吱的、混浊的、极其轻微像是威吓的声响。偶尔还混杂进喇叭声，飘过来单纯的、哀切得不可思议的歌声。我心急如焚，拽着女佣的手，催促着她快点走，盼望着她把我抱起来，站到门口那边去。

原来是军队操练归来，路过我家门前。我总是从喜欢小孩的士兵手里，要来几颗弹壳，以此为乐。祖母说这很危险，禁止我讨这些玩意儿。我的这种乐趣又平添了一层神秘的愉快色彩。沉重的军靴声、肮脏的军服和肩扛的枪支，是足够吸引孩子的。但是，成为吸引我向他们索要弹壳这种乐趣的隐藏的动机，仅仅是他们的汗味。

士兵们的汗味，那海风般的、像被黄金炒过的海岸空气的气味，那气味撞击着我的鼻孔，使我陶醉了。我对气味的最初的记忆，也许就是它吧。这气味当然不会当场与性的快感联系起来，是士兵们的命运、他们的职业的悲剧性、他们的死、他们指向的遥远诸国，在我内心里渐渐地并且顽强地唤醒了对于这一切的官能性的欲求。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初次遇到的，就是这些奇形怪状的幻影。它们从一开始就以着实巧妙的完整形态站在我面前，一无或缺地。日后我到这里来寻访自己的意识和行动的源泉时，也将是一无

或缺的。

我幼年时代对人生所抱的观念，没有超出奥古斯丁<sup>①</sup>式的预定说的范畴。无数次无益的迷惘折磨着我，至今依然继续折磨着我。但是，如果认为这种迷惘是一种堕入罪恶的诱惑，那么我的决定论也不会动摇了。我一生不安的总账，犹如一纸菜单，在我还没能读懂的时候，就赋予我了。我只需围上餐巾，面对餐桌坐下来就行了。连现在写这种奇特的读物，也准确无误地记载在菜单上。按理说，我应该一开始就看到它。

幼年时代是时间和空间的纠纷舞台。譬如火山爆发、叛军暴动以及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各国新闻，眼前发生的祖母病情的发作、家中一点点的争吵，以及刚才还沉湎在那里的童话世界的空想事件，这三种东西之于我，总是同等价值的、同一系列的东西。我不认为这个世界比构筑积木更加复杂，也不认为不久我必将走向那里的所谓“社会”比童话世界更加光怪陆离。一种界定在无意识中开始了。于是，所有的空想从一开始就在对这种界定进行抵抗之下，不可思议地渗透着完整的、类似其自身的一种热烈意愿的绝望。

星夜，我在被窝里看到了绕着我周围的黑暗的延长线上，浮现出了璀璨的都会。这都会奇妙地寂寥无声，而且充满着光辉和神秘。毫无疑问，在造访这里的人的脸上，都按上了一种神秘的印记。深夜回家的大人，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留下了某种类似暗号的东西、某种类似互济会的东西。另外，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闪光的、令人顾忌

---

<sup>①</sup> 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古罗马末期的基督教神学家。

直视的疲劳。活像指尖一接触就沾上银粉的圣诞面具那样，用手一接触他们的脸，就会明白夜的都会为他们涂抹的颜料的颜色。

不久，我看到“夜”就在我的眼前揭开了帷幕。原来是松旭斋天胜<sup>①</sup>的舞台（那是她少有地在新宿的剧场表演的时候。几年后在同一剧场所看到的一个名叫但丁的魔术师的表演，其场面比天胜的大好几倍。可是，不论是这位但丁魔术师，还是万国博览会的哈根贝克马戏团，也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天胜那样令我震惊）。

她那丰满的身躯，活像被《启示录》<sup>②</sup>中的淫荡妇的衣裳裹着，悠然地在舞台上散步。那种耍戏法者特有的亡命贵族般的装腔作势的大方，那种忧郁的魅力，以及那种不愧是强女人的举止，还有那种委身于唯有廉价货才能发出光辉的伪造衣裳、女浪花曲<sup>③</sup>师般的浓妆艳抹，甚至连脚趾尖都抹上白粉、人工宝石缀成的瑰丽的手镯等等，奇妙地呈现出一派忧郁的调和氛围。毋宁说，这是不调和所投下的阴翳的细腻所带来的独特的和谐感。

从本质上说，“想成为天胜”的愿望，与“想成为花电车司机”的愿望是不同的。这一点，尽管朦胧，但我还是知道的。最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缺乏对那种“悲剧性的东西”的渴望。对于想成为天胜的愿望，我无需去咀嚼那种憧憬、愧疚、烦躁的混淆的滋味就过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抑制住悸动。有一天，我悄悄地潜入母亲的房间，把衣柜打开了。

---

① 松旭斋天胜（1885—1914），魔术师，掌握上千种魔术，号称占据魔术界的宝座。

② 《新约全书》的最后部分，是新约中唯一的预言书，叙述了安慰基督徒、基督再来、神国到来以及地上王国的灭亡等。

③ 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



我从母亲的和服中拽出了一件最鲜艳最华丽的和服。我像土耳其大官那样，将用油画色画上红玫瑰的腰带层层缠绕在腰间，并用绉绸包袱皮裹住头。站在镜前一照，这种即兴裹头巾的模样，简直像出现在“金银岛”上的裹头巾的海盗一样<sup>①</sup>。我欣喜若狂，涨红了脸。但是，我的工作困难还在后头。我必须使我的一举一动，连我的指甲尖都与产生神秘相适应。我把一面小镜子掖在腰带里，脸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白粉。然后，将棒状的银色手电筒、古色古香的雕金钢笔，以及凡是稀奇的光彩炫目的东西都统统带上了。

我就这样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来到了祖母的起居室。我按捺不住内心如痴似狂的喜悦，一边喊“我是天胜啊！我是天胜啊！”一边在起居室里来回走动。

当时起居室内有卧病在床的祖母、母亲、一位来客以及照顾病人的女佣。我的眼里，谁也没瞧见。我的狂热，使我的注意力全然集中在自己扮演的暴露在众多观众目光下的天胜角色上。可以说，我只看见我自己。然而，突然间，我望见了母亲的脸色。母亲脸色苍白，精神恍惚地坐在那里。她的目光同我的目光碰在一起，她旋即垂下了眼帘。

我了解了。热泪渗了出来。

这时候，我理解什么了？或是被迫理解什么了？莫非日后“悔恨先于罪过”的主题就在这里暗示了其端倪？或是我由此领略到置身于爱的目光下孤独难看的教训，同时又从它的反面学会了我自身对爱的拒绝？

——女佣制止了我。她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转眼间就像薙掉鸡毛似的把我这身毫无道理的服饰剥个精光。

---

<sup>①</sup> 典出英国作家史蒂文生同名小说。